

其贏焉然則自朝廷至於郡國取於民者皆有成數不可得而利出納於其間然後整齊天下之帳目外而責任轉運使內而責任戶部量入以為出歲考其能否而為之殿最州縣不得多取於民朝廷亦不多取於州縣上下相恤有無相通無廢事無傷財貢籍之成太平之基立矣此誠長久治安之至計也伏惟聖朝採擇而行之天下幸甚奉御筆批韓彥古所陳周知民隱具造貢籍可擇一才力通敏者先次施行一郡侯已就緒當頒降諸路依做行之正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今節元鼎前去秀州依此將錢絹米斛等數帳目聞奏

論稅簿之弊

高宗紹興二年三月癸丑詔曰朕於民事未嘗敢緩而守令監司弗之察也訪問造簿之弊或奸藏狼籍民被其苦苛自今後應逃亡死絕詭名挾佃產去稅存之戶不待造簿書特依法倚閣檢察推剋廢使斯民猶堪給養而不被無藝之橫歛也如違令佐公吏並竄海島知通監司隱庇不舉發者同罪并許民戶越訴

〔群書考索後集卷五十三〕

群書考索卷五十四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列行

財賦門

雜賦類

古者取民謂之稅軍用謂之賦而雜征或通謂之稅賦焉貢總以貢名周官一書有所謂九貢九賦有所謂近郊遠郊之異又有所謂屋粟夫布濟林山澤之征然用羽章為守以之而充賦不強民以所無也秦人頭會箕歛無藝甚矣漢氏之與其取民者雖曰三十稅一然田租之外民七歲以上則有口賦十五以上有筭賦又戍邊則有更賦班史以為厥名三十仍十稅五王莽下台亦曰漢氏賦輕田租三十稅一常有更祖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史記曰孝惠時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考武帝於古漢興循而未改時入物補官出貨除罪更皮幣筭舟車推鹽鐵均輸榷酒詭其目多

矣唐初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布未嘗以錢為賦其後始有青苗錢地頭錢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歲貢及上供數而賦於民未幾而借商之令出增稅之法行其後筭間架并除陌竹木茶漆皆有稅矣方初定兩稅時貨重錢輕乃計錢而緡帛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輸一者過二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增本價為虛估倍給之而繇以濫惡督州縣剝價謂之折納賦又曰重估賈極言之使民摘山而煮海官售券而納息曰權貨之錢官給屋以居民民出錢以奉官曰樓店之錢重五穀之價計其穀而折其直使民貢穀以輸官曰折變之錢嚴酒麴之禁使民為之而入其課曰坊場之錢據人渡之錢要便民主之而取其筭曰河渡之錢重門關之防使吏守之而察其貨曰商稅之錢凡雜錢鹽錢物產錢則曰兩稅之錢絲麻果蔬百物之貨則曰雜賦之錢曰地頭錢丁口之錢曰免役之錢免引之錢曰青苗之錢除陌之錢

折帛

淳化間天下承平細每疋為錢六百文絹為錢八百文朝廷於民之乏

先於春夏之交每疋給本錢一貫文夏秋始責之輸絹於是而有和買之名其後大農不足始命東南郡以鹽折支崇寧以後鹽利盡歸朝廷而歲輸其帛如故中興之初絹價倍增每疋為錢十貫文建炎三年乃令上戶輸絹下戶輸錢於是有折帛之名每疋折錢六貫新安志折錢八貫省和議以後令人戶輸納者八分析錢二分納本色絹三分折錢七分納本色當時兵火之餘桑柘煨燼絹價倍增朝廷損價折錢本欲優民戶也承平既久桑麻遍野絹每疋為錢三貫省而民間所折八貫省至是民戶益用輸錢之苦

和買預置

咸平二年李士衡建言民間每歲春收息利於豪家不若官中預給緡錢至秋輸帛從之祥符元年知潁州王明請貸錢與民蠶成輸絹是時絹疋七百官出一千又先得之民以為使天下謂之預買絹仁宗天聖七年江都主簿王琪上書言江都戶止五千而歲和買絹三千祖宗雍法降本其後或給鹽又其後則直賦於民今又以其十之三以為折帛

而充上供矣承平時有支移折變之目熙寧元祐詔聖中雖有意於更張而卒不能改宣和中言非法折變者既曰以銷折錢又以錢折錢以銷較錢錢倍於銷以錢較麥麥倍於錢展轉增加民無所訴高宗耕書和買本支實價聞立價甚低或以他物準折或以無虛實券充數甚者未支實錢而前期起催委提刑覺察

商稅

古者開闢而不征至周公而後始有市廛之征周公非以為利蓋有田以耕有宅以居而又有隙地以為場圃藝植如是而或有自放於游墮者始從而困辱之所以抑末而歸本耳戰國之間始有賤丈夫者出而征商此孟子之所以嘆也蓋井田既廢貧富不關於上其勢不得不操尺寸之貨以逐十百之利漢高令賈人不得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其意猶未以為利也至武帝時外興師旅縣官太空而富商不佐公上之急始更幣以抑之商賈以幣變而積貨於是有筭商車之法而告緡之令行矣建隆之元首詔諸州不得苛留行旅貨幣常輸外不得發篋篋

二年詔曰關市之征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剗除征筭之條當從寬簡諸路商稅宜參酌裁減以利細民五年詔商旅除貨幣外細碎交易不得收稅其當筭之物令有司條析頒下天聖三年免荆湖公江上水空船力升康定元年詔訪聞諸州搜檢稅物不依條例算為績效今後並依自來體例不得創增無名稅額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范文正公不可茶鹽商稅之人但分減商賈之利今國用未減既不取之商賈復取之農恐害農也天禧以前二浙之大郡合一都征商之入有不及五六萬者自熙寧以來坊場河渡白地房廊坑治市舶農田水利各置提舉而利權不在州縣矣自方鎮之亂始息而經制之錢與自金人之擾愈甚而總制之名立後陳康伯創二浙之羅本江東西湖南北之大軍月椿諸縣之版帳青冊軍衣無額經總制其目不一迨宋國初平斛斗去廣南大而秋苗唯正賦間雖有義倉之飲每石一斗正有陰中置而乾德罷景祐中甫置未幾而尋罷然尋即罷去今日有正耗有省耗有中耗有斗縣有市側頭子之外有磨費矣

後唐明宗掌入倉觀受納主吏懼責其多取乃故為輕量明宗曰倉廩宿藏動經數歲若取之如此後豈免折閱吏因訴曰自來主藏者所以致破家竭產以償欠正為此耳明宗惻然乃詔自今石取二升為雀鼠耗至今行之所謂加耗是也近世立穀量出利法本防吏姦而州縣貪暴多取於民一斛苗糙倍納二斛又至於加七加八以其正數上供而存出剩以自給則加耗之害又不足言

賦論附理財

禹平水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益稷奏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此為民理財也禹貢一書始任土以作貢賦之法冀州賦上上錯第一雜出第二兗州賦正青州賦中上第四徐州賦中中第五揚州賦上上錯第七雜出第六荊州賦上上第三豫州賦上中第六梁州賦下中三錯第六雜出第七等雍州賦中下第六貢皆隨地所產如楊之橘柚荆之太龜必待錫命而後貢示非常用之物其取田賦皆不過什一此虞夏貢賦之大畧也商以天子之地百里之內以供官公田籍助而不稅是以其

求也寡其供也易又冢宰於歲之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量入以為

出商制也至商末暴虐厚賦歛以實鹿臺巨橋之積周武王伐商而有

天下發其財散其粟於是分其九畿侯畿貢祀物甸畿貢嬪物男畿貢

器物采畿貢服物衛畿貢財物蠻畿貢夷畿貢貨物鎮畿貢藩畿貢以其所貢

寶為贄及周公作周官而理財之法益詳以九賦歛財賄邦中內郊邦

之用妃嬪器幣稅貨服游物凡九貢皆屬於天官冢宰小宰致邦國九

貢九賦九式之二以內節財用又有太府受其財用之入凡頒財以法

式授之外府掌邦布之出入以待邦之用內府掌二賦之貨賄以待邦

之大用職內則掌邦賦之入職歲則掌邦賦之出其理財之官可謂衆

矣然而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

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一十而五無非度地以取諸民周公所

以為善理財者歟此商周財用之大畧也周襄魯宣公初稅甸哀公用

田賦春秋譏之其初獲畝而稅始用田賦也是時有若對哀公年饑用

不足之間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又問孔子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寡人貧矣子曰未有子富而父貧也管仲相威公專以魚鹽之利富國陵夷至戰國上之人拳拳乎利國之問下之人皆曰我能為君充府庫故孟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飲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白圭問孟子曰吾欲二十而稅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秦孝公用商鞅開阡陌而十二年初為賦始皇又盡括提封之內撮粟天布以自奉重以內興工作外攘夷狄收大半之賦仲舒曰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周二世不變而海內遂叛漢高帝鑒秦之弊輕田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各為私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重租稅以困商賈四年吏書初為算賦漢書注云人十六出每人百二十為一算蓋譏其變古重斂也孝惠復十五稅一文帝人賦四十丁男三十而一事其算賦稍減於前矣帝朝而問丞相勃曰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謝不知問平平日當責治粟內史是皆不知理財宰相之事也是時晁錯言令人入粟拜爵除罪自此利郡縣邊食足可乃收農人租帝從之賈誼亦曰公私乃下詔賜十一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除田租正以倉廩豐故也孝景二年令人半出田租平分而稅一其後上郡旱復修賣爵令及輸除徐罪文景相承京師之錢至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腐而不可食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粵之害於是始招東歐繼事兩粵通西南夷以罷巴蜀置滄海郡以動燕齊及馬邑之釁開而財賂耗廢不贍矣於是下入物補官出貨除罪之令而興利之臣自此而始財賦稍充遂築朔方費巨萬府庫益虛矣後募民入奴婢而入羊者得為郎大將連歲伐胡經用又竭矣乃置武功賞官直三十萬金驃騎比年大出且通漕收饑縣官復大空矣更造白鹿皮幣白金三銖錢以東郭咸陽孔僅領鹽鐵事而桑羊貴幸三人言利析秋毫及霍絕幕賞賜五十萬金是時財又匱戰士頗不得祿矣其後宮室之役興封禪之禮舉則以權鹽鐵算舟車告繒錢特富人爭匿財乃導然莫分財而揚權酒酤也巡守賞賜帛百萬而金錢以萬計則又以

可告繒錢矣

輸平準之置也

洪羊置均輸平準盡籠天下之貨貴賣賤買名曰平準

推原其故由文帝蓄積之

富是以啓武帝之慾心

昭帝

時賢良文學皆願罷鹽鐵酒權均輸官元

始中罷酒權元鳳四年減口賦十三

漢義注氏十歲至十四歲賦二十其二十以食天子三歲武帝以

宣帝

甘露中減民算三十至元帝

始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孝成

又減天下賦算四十是以王莽下令曰漢

民輕田稅三十稅當有更賦

罷權乃出厥名十三實什稅五也光武中興

田租三十稅一明章時人

無橫徭

時張依請封錢以

安帝用不足三公始請入粟為關內侯桓帝

又置西方金堂為私藏靈帝乃垂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三公拜者皆

輸東園禮錢千萬况其下乎

晉劉毅云咸靈時趙忠又說帝令歛天下

田稅錢以營宮室

延熹中陳蕃

兩漢財用之大畧也

晉泰始中杜預

為度支定穀價較鹽鐵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五十餘條

成帝又

度田取十分之一畝稅米三升至咸康初米空垂五十餘萬斛尚書諸

曹以下免官

而王遁身衣大練遂貴

孝武增口稅五十宋武帝制人

六歲輸布四疋明帝師旅不息加以修費百官皆停祿埋錢於殿中為

私錢後魏正光後國用不足克折六年租調取之又賜予無節乃減百

官之祿徹軍人常廩後因蘇綽以國用不足而征稅頗傷既而嘆曰令

之所為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其誰能弛乎子威以為已任

至隋時奏減賦役文帝躬節儉益免田租寬稅賦有司上言府庫皆滿

更關左藏創屋以受之詔曰寧積於人無藏府庫煬帝繼之天下充賦

乃大治宮室百役繁興東西巡幸征伐高麗供奉不給天下積怨而亡

此晉南北朝隋財用之大畧也

唐初授田以口分世業而取以租庸調

之法其用之有節制其以府衛故兵多而無損設官有常負故官不濫

而易祿自高宗用李義府許敬宗役費並起

永淳以後財用不足加以太

后之亂賦益慘矣元宗開元初復租庸調而國用充

天寶以來天子驕

佚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所入於是章堅楊慎矜王鉷楊國

忠各務痕刻歲進非租庸正額錢百億萬入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更

祿山之變民物弊耗肅宗即位第五琦言財賦所產江淮居多假臣一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職可無乏用即以為江淮租庸使上元中用劉晏充度支治財利二

以元載代之載取八年租調之逋負者又平分民租謂之曰著代宗
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鑄錢常平轉運鹽鐵置二使以劉晏第五琦主之
晏幹山海以佐軍用雖兵戈數十年斂不及民而用度足晏理財以得
入養民為先第五琦權鹽以佐軍興初歲取緡錢六十萬未乃什之歲
入千一百萬而惟鹽居大半先是天下財賦皆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
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至第五琦為度支使請歸大盈庫供天子給
賜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為人主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至德宗
罷劉晏相楊炎遂作兩稅法量出以制入是法既行而朱滔王武俊田
悅叛用益不給而借商之令出趙贊又請稅竹木茶漆十之一稅間架
除陌錢又涇卒大呼之後而間架除陌竹木等稅皆罷暨朱泚既平帝
屬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劔南有日進江西有月進其他皆徵射
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為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自裴延齡用事益為天
子積私財而生民重困至順宗乃罷宮市又月進憲宗又罷代進奉及
兩稅外推率分天下之賦為三一日上供二日送使三日留州及討淮

西度支揚於陵坐饋餽不繼貶以皇甫鑄代之由是益為刻剝後李錡

代杜佑為鹽鐵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者莫能繼其掌一年征課

所入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緡淮西既平上浸驕侈皇甫鑄程异

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費是時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賊平又進謂之

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亦進奉謂之賀禮穆宗即位一切

罷之兩稅外加一錢者以在法論是時錢重揚於陵請廣鑄鼓兩稅皆

輸絲纈唯鹽酒用錢張平叔請官自賣鹽又奏追遠年逋欠皆不從武

宗會昌未置備邊庫度支鹽鐵錢宣宗更號延賞資庫初以度支郎

中判之至是以屬宰相其任益重諸道進餽諸軍皆輸焉天下遂困竭

矣此唐財賦之大畧也以通典周禮唐志史記修宋以後唐之制其三司使實總國

計貢賦之入朝廷未嘗與焉總鹽鐵度支戶部號計省使位亞執政目

為計相又有副使而逐司各置判官二貲其子司則判官六貲分主之

開折司衙司審勘司太祖太宗多以武儀為三司自真宗以寇萊公充

修造司曹案司渠案之始不用武儀矣其任人也如此景德中丁晉公著景德會稽錄皇祐

中田況著皇祐會稽錄治平中蔡襄著治平會稽錄元祐中蘇轍著元祐會稽錄其計度也如此太祖以來有景福內庫太宗改名內藏庫所貯金帛備國用也凡郊祀所費鉅萬皆出於此不取於民真宗時李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取西北支凶年請出以佐國用帝大發以賜三司其置庫也如此真宗嘗謂王旦曰三司官不欲數易財穀案籍往往不見本末仁宗時賜發運使出身以久其任時范蜀公鎮上疏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為經費而儲其三備水旱非常又官古者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使同制國用其攷察出納之數也如此祖宗之時每歲監利大率三千餘萬熙寧以來茶稅百四十萬緡采山之鑛六百萬緡熙寧以來祖宗之法變矣國初財用未使三司總之明為三司使三司使之名雖其費用蠹耗之大者皆可節以制度也至王安石為相取周禮以行新法謂宰相當主財計遂與三司分權凡賦稅常貢征權之利方歸三

司摘山煮海坑冶權貨戶絕汲納之財悉歸朝廷其立法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闕額地利之貨皆號朝廷封樁又有歲科上供之數盡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不預焉於是祖宗處國計之良法盡壞矣宋朝分路設轉運使副判官付以按察之權使督財賦悉隸三司凡經費羨餘轉運官獻之三司盡轉都城積於左藏庫別有科名及分貯內藏庫者皆三司使主之熙寧理財乃立勸沮之法所遣使者盡出宰相之門皆務聚歛以悅廟堂非若三司使有權以動人則濟臣亦不敢橫歛也章聖朝帑藏盈溢其名數皆籍于三司其總數唯使得知也章聖屢欲知其數宰相李文靖公沆每對以各令三司使供具王欽若見又不奏聞之文靖曰非不能取索但不敢奏知恐知數而廣用也此乃深得祖宗置三司使之微意沆又言在朝建十餘年四方之言利者未嘗施行以此報國耳安石乃置旁通簿於御前盡籍國帑之數在神宗恭儉郡國帑藏率皆盈溢至崇寧後蔡京制禮作樂種種蠹國勸上以奢費內興營繕外拓境土而又宦官專局應奉及淫巧繕修與夫除戈

器備邊患之費凡百端皆不先關戶部但各作決科次請于朝廷或兼取于戶部者非若三司使有專按以關防也自元豐改制戶部尚書全無計相之權職在朝廷之文移僅能經書在京師官吏諸軍俸給而已以此論之三司使之職不待改官制而失其權自熙寧變法度之時已壞矣况政和之後以鉅鑄為承受獨總財計以便宜取則戶部尤難守其職業矣以會要纂元道舊典修自天聖以來天下病夫官之多也而州縣有待闕官月料之費自熙寧以來初遣宗子疎屬補外官而州縣有宗子口券之費自紹興以來初遣養老之兵而州縣有養老使臣廩給之費

群書考索卷五十四

後集

群書考索卷五十五

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財賦門

漕運類

古無漕運之法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不過是朝廷之餉所輸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通典曰其四百里粟五百里米蓋餽而重者為近賦百里納總二百里納經三百里納結精而輕者為遠賦若數千里漕運其費百倍矣至周王畿止於千里賦稅則無遠輸其管仲曰粟行三百里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眾有飢色。孫武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是言粟不可推移也。通左傳曰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曰從丹之役吳城列溝通江淮通糧道也